



## 書 評

任道斌著《方以智年譜》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安徽。  
1983年6月第一版，298頁；謝國楨序，前言。

方以智字密之（1611—1671）是晚明著名的思想家、科學家、文學家、書畫家和佛學研究者，撰述弘富，《清史稿》有傳。近世中西學者研究其生平、思想撰為論文凡十餘篇，多從不同角度，加以評述。頃讀任道斌著《方以智年譜》卷首為《傳略》，《年譜》七卷及附錄《引用書目》，乃綱目體，搜集資料豐富，頗有人間秘籍，爬梳整理，編述謹嚴，綜貫密之一生，簡明有叙，文章典雅，用力甚勤。予細讀一過，獲益良多，不揣禿昧，就管見所及，略貢芻蕘之獻。

嶺南三大詩家之一屈大均字翁山（1630—1696）。《道援堂詩集》卷三《藥地禪師於青原得一瀑布名曰小三疊泉請予題長句》七古一首（《翁山詩外》卷三同）。任譜系於康熙七年戊申（1668），云「當距此時不遠。」又謂：「詩中『黃巖』、『天台』、『雁蕩』均為浙江之名山。此詩為屈大均遊浙時所作。據《翁山詩外》卷九，屈大均有『戊申』作《越中寄廬山無可大師》，則其遊浙江在『戊申』年。」予讀此竊有疑焉。

夷考屈翁山生平，康熙五年丙午（1666），偕李因篤同至代州，與顧炎武相晤，互有贈答詩章，迄於康熙七年戊申（1668）八月二日，乃携家自代北行入北京而南還，逼小除始渡江止南京（見《願亭林詩集》卷四、《翁山文外》卷一《自代北入京記》、卷三《繼室王孺人事略》）。明年己酉（1669）正月，尚與妻王華姜同寓秦淮（見《文外》卷十三《辛亥人日祭王華姜文》），是知康熙七年戊申，翁山並不在「越」。

復檢《詩外》卷三此詩題下之第二首有《賦得明年四十髮蒼蒼》七律一首。溯翁山生於崇禎三年庚午（1630），迄於康熙七年戊申（1668），適為三十九歲，所云「明年四十」或為任譜所據。然《詩外》此卷多非依年編次，如《越中寄廬山無可大師》詩接後之《白鶴嶺……》（在祁陽）、《永州曉望》、《望岳》、《長沙秋望》一組，皆為康熙十三年甲寅（1674），在湖廣參吳三桂軍時所作，可為例證。若以此為據，而列翁山詩於戊申，難免有誤。

至於翁山遊越中，初在順治十七年庚子（1660），遊天台、雁蕩、沃州諸山及讀書山陰祁氏，時尚為僧。又在康熙八年己酉（1669），復訪朱彝尊、徐嘉炎於秀水，則已娶妻王華姜返初服矣（詳見拙作《屈翁山年譜》）。翁山《越中寄廬山無可大師》詩，有「久辭慧遠溪邊月」句，蓋別廬山十九年矣。詩又云：「曲中日日見朝霞。」更足玩索。考康熙六年丁未（1667），朱彝尊過雁門，與翁山數遊於「曲中」，《詩外》卷十六有《曲中贈朱十》七絕一首。《道援堂詩集》卷七有《携晁四美人出雁門關送錫鬯至廣武》七律一首（《詩外》不載。朱十、錫鬯即朱彝尊）；卷十八有《唐多令·閔朱竹垞寄靜憐詞》。朱彝尊《曝書亭集》卷廿四有《青門引·別晁靜憐》、《南樓令·倩人寄靜憐札》、《尉遲杯·七夕懷靜憐》、《金縷曲·憶靜憐》諸詞。翁山南歸再至越中猶惓念雁門長夜之飲，故「曲中日日見朝霞」不覺形於詩句，蓋為康熙八年己酉（1669）再遊越中所作。

再說翁山《藥地禪師於青原得一瀑布名曰小三疊泉請予題長句》七古，先叙廬山康王谷、玉鏡潭、黃巖、石門、香山諸瀑。末二句跌落「天台、雁蕩都奇絕，未若青原更可憐。」「天台、雁蕩」乃承上文「處處飛泉」而來，並不能據以定翁山詩作於遊浙之時。且《越中寄廬山無可大師》一詩亦非戊申所作，二詩實無作於同一年之必然佐證。又任譜云「黃巖為浙江之山名」亦誤。《詩外》卷八有《觀黃巖瀑布》五律一首，次於《登廬山作》二首之下。卷十四《湖中望匡廬瀑布》五絕五首，其一云：「一峯一瀑布，高者是黃巖，雨過人爭看，湖中宿片帆。」明指黃巖在匡廬山中，其瀑布勝概，徐霞客《遊廬山日記》亦載之。若云「為浙江之黃巖」，則何得有「天風吹斷落彭湖，散作金波千萬道」之句？彭湖即彭蠡湖，今稱鄱陽湖。浙之黃巖山乃以名縣，人所共知，黃巖之在匡廬則知者略少矣。

復次，密之得小三疊泉，任譜據《青原得瀑記》末有「歲在兆牂」之署年，而定為康熙五年丙午（1666），尚未深考。施閏章《施愚山詩集》卷十九《青原山後新得飛瀑目曰小三疊漫書僧壁》七古一首，首云：「前山後山何巖嶮，臘月山中尚紅葉。」又《施愚山年譜》：「康熙四年乙巳（1665）條內明署「季冬之六日有遊青原又記。」」（《施愚山文集》卷十四《遊青原又記》末署「康熙乙巳季冬之六日。」）據此，知施閏章遊青原得小三疊泉在康熙四年十二月，密之《青原得瀑記》明言「愚山冬來」與愚山文正合。《記》雖作於丙午（1666），而小三疊則得於前一年，即乙巳之十二月。得小三疊泉似應據施閏章詩文更正。

任譜康熙七年戊申（1668）條云：「據《道援堂詩集》卷十二《寄無可禪師》載『羅浮採藥失佳期』句，密之與屈大均交往當在寄迹南海時已始。」此詩亦載《詩外》卷十六，原詩云：「羅浮採藥失佳期，聞道嵩陽錫杖移，珠海含君千里月，秋光長得慰相思。」讀首句，密之流寓南海時，未與翁山晤及顯而易見，任譜云「已始」，正與詩旨相背。殆以「佳期」為會面，而未悟「失」字，似失之眉睫。密之長於翁山廿九歲，

早以名進士服官政，列名復社。永曆初（1647前後），以少詹事累徵授大學士不拜，而翁山尚在微賤，為南海邵氏養子名龍，後補縣學生員，始復屈姓易名，比較二人行踪，密之遊粵時，似與翁山尚無緣得晤。翁山世業醫術，云「羅浮採藥」，雖詩人之旨，尚非虛構。

《翁山詩外》卷四尚有《登秦望山寄酬廬山無可大師》七古一首，有「梅花亂落雲門寺，經歲相思未嗣音」句。秦望山在杭州南十二里。雲門寺在山陰。順治十八年己亥（1661），翁山與朱彝尊、曹溶、施閏章、徐緘、姜廷梧、張杉、祁理孫、班孫兄弟同在杭州段橋玩月，翁山與彝尊、班孫均有詩，似為己亥年所作。

陳子升字喬生（1614—1692）為廣東後三忠子壯之弟，少於密之三歲。二人相識最早，至遲於崇禎十五年壬午（1642）冬，喬生有《客居閏十一月和方密之·曲》四首（《中洲集》卷二十）。任譜系喬生訪密之青原在康熙十年辛亥（1672），是春三月而密之粵難作矣。《中洲集》中有酬贈密之詩十二題，都十九首，卷十四《贈蕭孟昉》七律有「聞說高僧共一樓」，當指密之，交誼可以概見，大都有年份可稽。

且密之有兩札寄喬生，其二云：「青原得一瀑布，愚山目為小三疊，又起一歸雲閣，今《志》已成，喬生、元孝二公何可少此一句。適有鄭水、景黃粵遊，皆劉晉卿先生之孫也，幸揮毫付之。」（《中洲集》卷末）元孝為陳恭尹，廣東後三忠邦彥子，亦嶺南三大詩家之一。任譜列元孝詩於康熙十年辛亥（1671）三月後，謂「密之邀陳恭尹為《青原志略》題詩，均不晚於此時。」乃未錄喬生詩，何也？且列喬生訪密之青原在前，復先後倒置。讀《中洲集》卷十四《之青原訪藥地禪師留別諸子》七律二首有「手札到如經字讀」及後引「片札將泉過嶺來」句，則先得札而後赴青原明矣。

喬生有《遙題藥地禪師青原新得瀑布》（原注：施愚山目為小三疊）七絕四首，譜未載。其一云：「遠公卻住青原寺，三疊泉流七祖山，才向虎狼邊振錫，晴虹飛下翠微間。」其二云：「混混曹溪水有源，青原一派號山門，不見大師傳祖意，三條峯掛一峯尊。」其三云：「官長樵蘇盡歡喜，舊山忽見新泉水，師將一口吸西江，誰共解者愚山子。」其四云：「不肯常開講法台，只應隨意把山開，為憐舊友相如渴，片札將泉過嶺來。」予特喜其末二句，頗有韻致，方譜偶遺之矣。

《翁山詩外》五《送陳五黃門訪藥地禪師》五律二首有「折梅過五嶺」句。《獨漉堂詩集·增江後集》有《送中洲先生之青原訪藥地禪師》七律一首有「遠與忽生黃菊節」及「石橋新瀑半為冰」句，覘風物時序，是則喬生北行在康熙九年庚戌（1670）之秋，而非在辛亥春。喬生與元孝題小三疊詩，當為同年北行前之作。且密之與喬生、元孝第二札更在庚戌秋之前，非遲至辛亥春明矣。任譜列元孝題詩及密之札於辛亥俱誤。

至於屈翁山之《藥地禪師於青原得一瀑布名曰小三疊請予題長句》詩中雖無文獻得以考證年份，意元孝詩為七律，喬生則為七絕，而翁山為七古，三人詩體、製題各異其趣，似為同時相約而作者。又前舉翁山與密之酬贈詩四首，上三首皆稱廬山無可大師

(其一無廬山二字)，惟題小三疊始稱爲藥地禪師，殆翁山自康熙八年己酉（1669）秋抵粵後讀密之託劉鄭水、景黃携與喬生第二札來粵乃悉其移錫青原，新號藥地，翁山題小三疊或亦庚戌所作。密之札未及翁山，蓋以其遠遊十數年，未悉已返抵粵東或伍氏重刊《中洲集》時，文網未大開，略去翁山名字耶。姑志於此，以待再考。

密之交遊至廣，任君輯譜，得見珍秘至夥，倘匯其朋儔投贈之什，而未入譜者爲一集，附於譜後，當爲學者所樂聞也。

任譜於順治二年乙酉（1650）條云：「相往來者，尙有方大掄、黎遂球、陳子升等。」乃據《浮山文集前編》卷九《嶺外稿》卷下《鹿公司馬墓誌銘》：「北都之變，同逃出東便門，……入五羊，投姚有僕。與黎美周、梁漸子、陳喬生皆相唱和。」而未考梁漸子生平。漸子爲梁佑遠，廣東順德人，崇禎十二年己卯（1639）舉人，工詩古文詞，惜無傳本，尤精史學。與黎遂球相師友。黎遂球《蓮鬚閣集》七有《喜祖心師不是庵成同麗中師、丁善甫、梁漸子、李山農、子雲諸淨侶過集》七律一首，又與漸子及陳子壯十二人修復南圓詩社。廣州失守，漸子棄家爲僧，字喆喬，未幾卒。詳見九龍真逸（陳伯陶）《勝朝粵東遺民錄》。

任譜於康熙七年戊申（1668）條載：「秋，汪楫遊青原山，並乞密之作畫爲黎元寬母賀壽。」乃據《山聞詩·東藥公乞畫山水障子爲左嚴伯母壽》，指左嚴爲黎元寬。惟詩首句云：「左嚴我兄兼我友，昨得雙魚長跪剖。」又汪楫《悔齋詩》亦有《送左嚴兄歸里》詩（據《吳嘉紀詩箋校》引），是知左嚴爲汪楫族兄，非黎姓也。據丁弘誨《丁景呂詩集》卷首黎元寬序，知元寬約生於明萬曆十年戊申，至康熙戊申已過六十左右。汪楫詩云「上言老母開七十」，似與黎之行年不合。且黎大於汪楫近三十歲，二人誼非平輩，似無稱黎母爲伯母之理。汪士裕字左嚴，號容庵，休寧之金村人，康熙癸卯（1663）舉人，見汪士裕《適園詩鈔》附秦贊《適園先生傳》。故知左嚴爲汪士裕與汪楫實爲同宗兄弟，亦居揚州，此或二人同字「左嚴」而誤。吳嘉紀《陋軒詩》有《廣陵過嘉樹堂贈汪左嚴孝廉》五律四首、《送汪左嚴歸新安》五古二首、《送汪左嚴北上》五古一首，乃送其應禮部試也。《送汪左嚴之虎墩》五律一首，《送汪左嚴之太湖教諭任》五律二首，有「薄俸寄慈親」句，楊積慶《箋校》云「之太湖爲康熙十六年」，則左嚴母年近八十矣。吳、汪兩人交誼至篤。

又任譜於天啟六年丙寅（1626）列「是年，汪楫（舟次）生。」殆沿姜亮夫《歷代年里碑傳綜表》之誤。姜據朱彝尊撰墓志本非誤，乃推算時誤加十年，實生於崇禎九年丙子（1636）。天啟六年丙寅（1626）條列「方熊（望子）生」，並注「據江天一《江止庵遺集》附方熊《江天一傳》。」此或據汪世清《浙江資料集》初版之誤。1984年修訂本已改正，實生於「崇禎四年辛未（1631）。」所據爲李驥《虬峯文集》卷五《程載錫席上方望子書贈》。亦當據以移正。

譜中間有刊誤及句讀舛誤，如頁55末二行，「遍行」當作「徧行」。頁254末二行

「長卷」當作「長句。」下頁三行「玉塵」當作「玉塵。」十一行「□服」當作「初服，」均檢原書訂之。頁15十三行起：「自書云，武功，從不聞瀑布，而愚者搜得之，比於匡廬、青原，從不聞瀑布，而愚者搜得之，何其多事！」「匡廬」下應用逗號，「青原」與「從不聞瀑布」連讀。頁99末十三行，「午夜露禱拜，疏辭廷對，願以身代。」「露」下應用「逗號」，「拜」字應與「疏辭廷對」連讀。古代臣工上疏前必先叩拜，故稱「拜疏」，餘不悉舉，望於再版時詳訂之。

### 補 記

任譜「康熙十年辛亥，1671，六十一歲」條云：「陳子升自嶺南入青原山訪密之。」引據為《中洲草堂遺集》，李模《為陳黃門六十序》及同書卷十四《之青原訪葑地禪（原脫）師留別諸子》（268頁）。今按：同書卷五《客中詠二高士·序》云：「僕度嶺訪友於青原，不遇。遂如吳門。還至南州，乃哭之於萬安。因作《二高士詠》以見意焉。」是其「友」當指密之。辛亥子升抵青原時，密之臥病，或粵難已作，故未克晤面。二高士為吳門梁伯鸞、南州徐孺子。